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 可作為歷史來讀

## 讀《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

□吳學昭

讀到流求、小彭、美廷合撰的《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書稿，真有說不出的高興，為寅恪伯父唐筼伯母高興，也為讀者高興。這些年來，市上關於陳寅恪的書，少說也出版有幾十部，但是以女兒的身分秉筆實錄自己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和感受，這卻是與眾不同的第一部。書稿不文不飾，質樸真摯，視角獨特，內容翔實，有根有據，可作為歷史來讀。

流求姐妹都是學理科的，自謙不專文史，不敢對父親學識著述妄加評論，而將姑父俞大維寫的《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附錄書後，供讀者參考。這實在再合適不過。此文原是俞大維先生1970年3月在台聽說寅恪先生去世的傳聞後，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追述寅恪先生研究學問的方法和經過。俞大維先生與寅恪先生情屬至親，誼兼師友，相知最深，迄今為止，對寅恪先生當年治學一般的觀念，還沒有見到比俞大維先生概括得更為全面和深刻的。我們從俞文中得知寅恪先生為撰寫一部新的蒙古史、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曾下過何等樣的苦功進行文字工具準備和史料精深積累及研究。然而生不逢時，幾經戰亂流轉，既無安定生活，又無充分時間，而作為寅恪先生著述的基礎、傾注多年心血批註的許多珍貴書籍，或毀於戰火，或在運輸途中被盜，或寄藏親友家丟失，晚年的遭遇和「文革」浩劫更不待說。寅恪先生一生雖然留下無數精闢的著述，但最終未能完成他「在史中求史識」的大作，心情可想而知。確如俞大維先生所說：「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流求姐妹點點滴滴的憶，一個個細節的動情描述，極大地豐富和加深了我們對寅恪先生的認識，了解他成長的時代環境、家庭背景，看到寅恪先生的言談笑貌、襟懷風度，他那與時代同歌哭，與國家和文化同呼吸的個人性格。對於國家和文化，寅恪先生實是視為一體的。我們也看到賢惠精幹的唐筼伯母，如何歷經風雨全身心地照顧寅恪伯父的生活，支持他的事業，更加體會寅恪贈詩「烏絲萬韻能偕老」「然脂肉狀可封侯」等句含蘊的深沉。

寅恪伯父唐筼伯母相繼離世已四十年了，親友們每回想起那個悲慘秋日的情景，心上仍不免隱隱作痛。大家都寄望流求姐妹無思遺憶，把她們所了解到父親母親以及與雙親共同度過的時光，用文字記載下來留作紀念。流求姐妹也久有此意，遲遲沒有動手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年一直在為實現父母親的兩個心願而忙碌奔波。

一是忙於收集整理出版父親文集；二是竟地安葬父母親的骨灰。這在常人看來似乎並不十分難辦到兩事，她們卻花了好多年的時間和精力來爭取落實。其中的曲折和艱辛一言難盡，只有身在內地親自操辦其事的流求和美廷感受最深。

寅恪伯父的文稿，還有衆多批註的書籍，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遭洗劫一空，片紙不留。當年抄家，文稿書籍是被人成捆成捆、一麻袋一麻袋拿走的；「文革」結束，落實政策，雖經百般追索討要，卻是一冊一冊、甚至一頁一頁地收回的。抄走時留有字據的，未能如數歸還，更別提那些連字據也未留封抄走的文稿書籍等。為討回寅恪伯父被抄走的文稿，流求姐妹不知寫過多少封申訴信，向中央和地方法有關部門求助，也不知登門拜訪過多少位有關負責人，請予過問；所獲收效甚微。尤其苦了「文革」後仍在中山大學任教的美廷，很

長一段時間，幾乎三天兩頭地往校領導那裡跑、往歷史系跑，追討父親遺稿。讀者決不會想到現今《陳寅恪詩集》中的有些詩，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廷從某些「持有者」手中，一聯半首地一點點搵出來的；有人藏頭露尾地發表寅恪伯父「文革」中被抄走的未刊詩稿，美廷發現後便去軟磨硬泡討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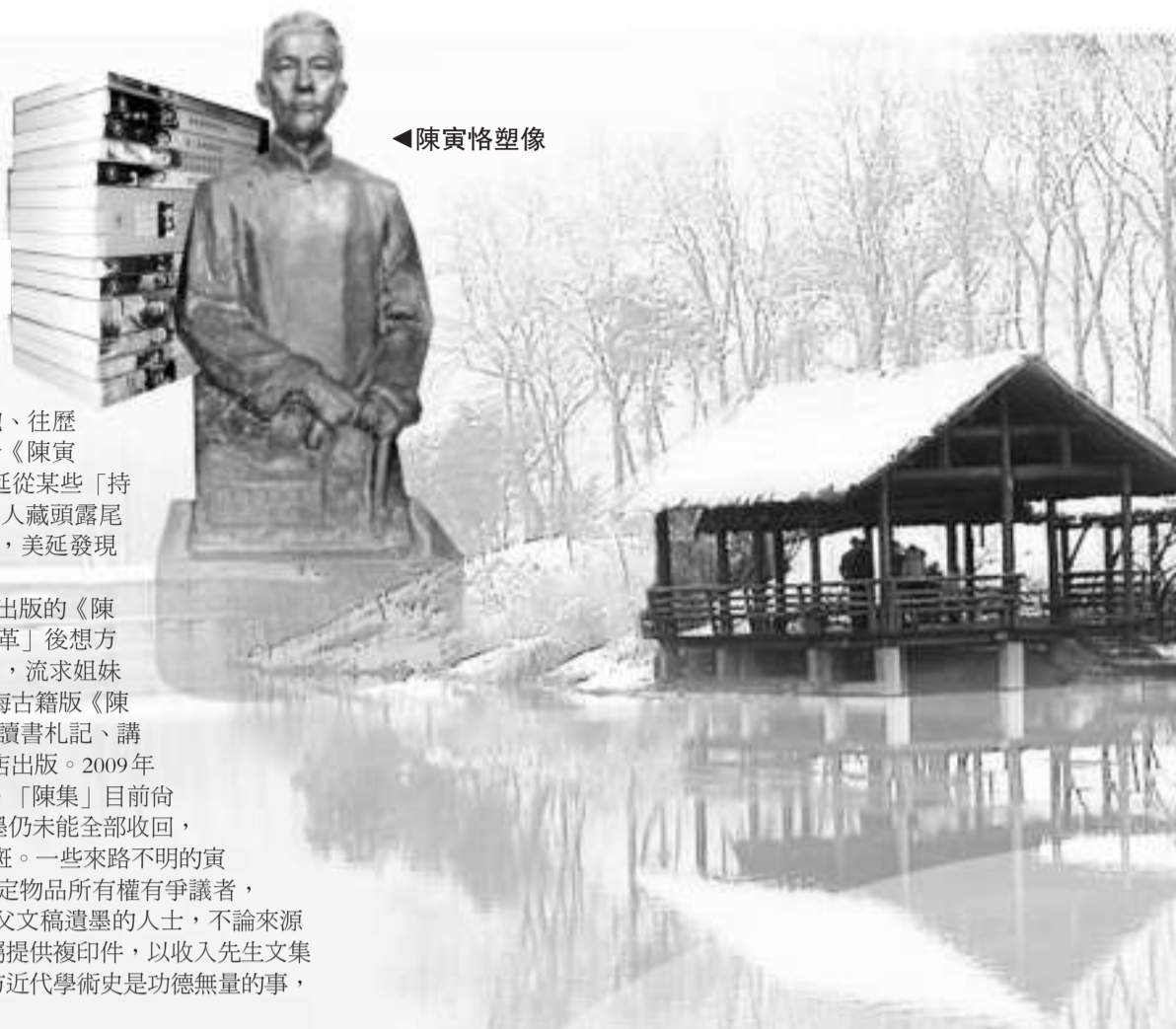
1980年蔣天樞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主持出版的《陳寅恪文集》，所收文稿就是流求和美廷在「文革」後想方設法追回的。1988年蔣天樞先生不幸突然病逝，流求姐妹繼續收集整理父親文稿的工作。2001年，在上海古籍版《陳寅恪文集》的基礎上，增加了詩集、書信集、讀書札記、講義及雜稿，編為十三種十四冊，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2009年三聯新版《陳寅恪集》，書信集內容有所勘正。「陳集」目前尚不能稱「全集」，寅恪伯父流失在外的文稿遺墨仍未能全部收回，這從京滬港拍賣市場公示的目錄，也可看出一斑。一些來路不明的寅恪伯父手跡，屢被炒作升值，儘管國家明文規定物品所有權有爭議者，不得進入拍賣市場。我真希望所有持有寅恪伯父文稿遺墨的人士，不論來源如何，能以傳承祖國文化為重，向寅恪伯父親屬提供複印件，以收入先生文集，使「陳集」更臻完善。這對研治我國乃至東方近代學術史是功德無量的事，豈不遠比藏諸秘室供個人把玩觀摩為強。

寅恪伯父唐筼伯母遺體火化後，骨灰起先留置在火葬場。以後落實政策，寅恪伯父骨灰被移放廣州革命公墓，美廷就將父親的一半骨灰和母親的骨灰，一同捧回她在中山大學的宿舍，朝夕相伴，一心想着如何遵照父親的囑咐，安葬父母的遺骨於杭州六和塔後的牌坊山祖墓，與祖父散原老人、祖母明詩夫人及大伯師曾之墓相伴。

寅恪伯父早年執教燕山，晚歲客居嶺南，總感覺不很相宜，而對風和日麗、水柔雲暖的杭州，非常嚮往。曾有詩坦言「粵濕寒燕俱所畏，錢唐真合是吾鄉。」這固然由於杭州風景氣候宜人，更因此乃寅恪先塋所在，是他魂牽夢回、年年遙祭的地方。解放初期，寅恪伯父對中大同事、詩友朱師範（少濱）先生退休卜居杭州很羨慕，送別詩有句「他年上塚之江畔，更和新詩結後緣。」寅恪伯父曾有移教浙江大學之意，後因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浙大由多年享有盛名的綜合大學一下改成了工科大學，便不再作此想。

美廷最體會父親心意，高中畢業後沒有就地升學，而轉去上海復旦大學，但願畢業分配在滬杭一帶工作，父親可像朱少濱先生那樣在杭州養老。美廷不止一次聽父親說過：「我們老了，死後歸葬杭州祖墓，伴隨父母與長兄身旁。」

為實現父親這個心願，流求姐妹改革開放後奔走呼籲近二十年，向中央和地方有關部門請求幫助協商，未見成效。往往是：寫信，不見回覆；上訪，不予接談。僅有一次例外，1986年美廷在浙江省委統戰部門口坐等一周求見，最後傳達室人請出一位處級官員，限時十分鐘，聽取美廷講述後，表示「考慮考慮」，以後即音信杳然。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和寅恪伯父朋輩故舊，也積極



◀陳寅恪塑像

出面幫助爭取落實。寅恪伯父的清華老同事、美籍華裔科學家顧毓琇老先生，甚至向中央負責同志當面陳述此事求助，最後也沒有下文。

寅恪伯父歸葬杭州祖墓的心願不得實現，使所有關心此事的人都深感遺憾！以後幸蒙江西省科技廳、江西廬山植物園和各界熱心人士鼎力支持、友好相助，寅恪伯父唐筼伯母的遺骨最終得以合葬於廬山植物園，魂歸故里。廬山植物園風光無限，且鄰近他們喜愛的侄兒封懷（廬山植物園創始人之一）、侄媳夢莊之墓，想來不致寂寞。

寅恪伯父唐筼伯母墓以巨石為碑，與周圍園林融為一體，石上鐫刻十個大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03年6月16日（舊曆五月十七），也即寅恪伯父113歲冥誕之日，廬山植物園舉行了寅恪伯父、唐筼伯母墓碑揭幕儀式，時值「非典」，北京親友均未受邀參加。作為世交晚輩，學淑、學文姐和我，敬撰一聯為賀：

萬峰插天，匡廬有幸埋傲骨；  
千浪動地，揚子多情頌英雄。  
那天美廷來電話說：「父母終於入土為安了！」語帶悲音。回想近二十年的種種波折，不勝唏噓。這也難怪，波折中，她受的委屈實在太多。

從接到美廷的電話之時起，我就知道她們姐妹將著手撰寫回憶父親母親了。果然現在就讀到《也同歡樂也同愁》這部書稿，親切、感人，史料珍貴。如果說有什麼美中不足的話，那就是書稿主要內容只寫至1949年。解放後，隨着流求姐妹年齡增長，對父母也更加理解。而寅恪伯父晚年的境遇和心態，深為海內外讀者關注，衷心希望流求姐妹繼續寫下去，彌補這一缺憾。

# 最後一種《文學叢刊》

□許定銘

「最後一種《文學叢刊》」，不是指出版得最晚的那種，而是我最後見到的那種。

巴金在1935至1949年主編的《文學叢刊》，共出十集凡一百六十種，是現代最巨型的文學叢刊。書雖然已出了六七年，但由於種類不少，早幾集名家的創作甚暢銷，重印的版次又多，在舊書業內是常見的貨式，一般的售價從五十至五百多元不等。這些舊書售價的標準不在書的厚薄，也不在於是否名家，而決定於書是否罕見。

《文學叢刊》的第九及第十集出版於1948及1949年，這兩年百物騰貴，紙張漲幅尤其厲害，很多書都只出了初版就算。尤其名氣不大的作家，他們的書沒有再版機會，經過數十



年歲月的淘汰，像鄭定文的《大姊》、盧靜的《夜鶯曲》、單復《金色的翅膀》等，都是比較少見的。此中尤以汪曾祺出版於1949年的短篇小說《邂逅集》最為罕見，拍賣會上只出現過一次，起拍價五百，但因為《文學叢刊》是「大路貨」，叫價的人不多，成交價好像不過六百。

這些年來《文學叢刊》從我手邊進進出出的全見過、翻過了，而最後收到的這冊，是出版於一九四八年，吳岩的《株守》。

吳岩（1918~）原名孫家晉，江蘇吳縣人，畢業於暨南大學外文系，本業為教師，熱愛文藝，1938年開始寫小說，筆名有藍煙、蘿蕪、長楚、葑菲、高岑等。作品曾發表於《戲劇與文學》、《新文叢》、《奔流文藝叢刊》、《萬象》……等刊物上。1938年6月與周一萍等創辦《文藝》旬刊，可惜後因財困，只出了一年，於1939年6月，出至三卷十六期停刊。他的寫作生涯以翻譯為主，曾譯過《溫士堡·俄亥俄》、《泰戈爾抒情詩選》、《小城畸人》、《漩渦》……等多種，小說創作結集的則只有這冊《株守》。建國後吳岩曾任圖書館員，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及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副總編輯。

小說集《株守》收《驚蟄》、《離去》、《星宿》、《浪花裡長大的》、《中學教員》、《天堂哀歌》和《株守》等七篇，是他1938至46年間的選集。

吳岩在《跋》中說他戰時沒上前線，也沒有去過大後方，一直躲在淪陷區的鄉間，過着蠅民的生活。因此，他的小說多描述在敵人羈押下人民生活的疤痕，讓讀者明白淪陷區人民生活的苦難和意志。

很明顯的，他特別喜歡作為書名的《株守》，故事寫一位年輕教師在上海淪陷後，不肯逃難到大後方，又不想當維持會學校的教員，選擇隱居鄉間，終日無所事事，以繙譯小說作消遣，過着鬱鬱不得志的生活。故事性不强，刻劃亦欠深入，寫得不算好，卻被選作書名，大概書中人物正是吳岩戰時實際生活的寫照，而獨受青睞吧！

吳岩的處女作《驚蟄》及《離去》都是1938年的作品，寫的是抗戰初期年輕人很想離家抗戰，卻又眷戀甜蜜家庭生活的矛盾心理，初試啼聲雖嫌稚穉，卻隱隱感受到其潛力不弱。《中學教員》和《天堂哀歌》都是戰時的哀歌，前者寫滿懷大志的中學教師，在歲月中被失敗挫磨得意志消沉，後者寫賣花生的小女孩，熱切地盼望自己盡快成長，能出賣肉體以享受美食及奢華的生活，頗能激動人心，卻嫌太灰。

我比較喜歡的，是《星宿》和《浪花裡長大的》。

《浪花裡長大的》寫一名健碩、堅強的農村婦女林寶。她原本是渡頭搖船的，因生意不好，把船賣掉，到人家去當女傭，後來嫁給耕田的財發，養了五個孩子。農村因戰亂生意

不景，丈夫和孩子一個個相繼因病去世，又受到流氓阿虎金的欺負，林寶毅然把唯一剩下最小的孩子送給舊日的東家作寄兒，自己則殺掉阿虎金，再到游擊隊去抗敵，最終是在急水江一役身中六槍，猶不肯死在敵前，投進江裡……故事引人，林寶強悍的性格也刻劃入微，予人深刻的女中豪傑形象。

難得的是吳岩不採用一貫的順序寫法，故事從東家乘夜離鄉，船到急水江，與林寶姊妹相稱的東家小姐阿眉，看林寶的兒子小林酣睡的樣子而回憶……最後又以船身從搖動回到現實，想像是林寶的靈魂要保護小船安全地渡過急水江……幾處時空跳接，自然且不着痕跡，寫作技巧相當成熟，大家之作也！

《星宿》是集中寫得較好的另一篇，小說寫的也是位女性——伯勤婆婆一家的故事。他們家有退了休，整日在抽水煙斗且老氣橫秋的陳老頭，他們的兩個兒子菊生、荷生，另有菊生的妻子和七歲的兒子。菊生在維持會當書記，他自己說是為了謀生，可人家卻說他是漢奸。荷生在上海的紡織廠當工人，卻因為紗是為日本生產的，荷生愛國，不肯為日本人工作，要到前線去打仗。

故事開始時，菊生把要去當軍的荷生騙回家裡，一家人各懷鬼胎，各有各的理由冷嘲熱諷，伯勤婆婆夾在中間左右做人難，黃道土告訴她，亂世是天上的星宿下了凡……小說雖無引人的情節，但伯勤婆婆那種傳統中國婦女形象及心理的變化卻寫得相當出色！

從《株守》的幾篇小說看，吳岩若繼續寫下去，完全有條件成為出色的小說家，可惜他卻放棄了，選擇以繙譯作終生奮鬥的目標，那是我們的損失！  
——2010年5月

# 不忠

(英)伊·范斯坦 俞士忱譯

普寧經常為阿赫瑪托娃喜歡參加他不曾參與的交際而震怒不已。《新年敘事詩》錄下了這樣的情景，普寧在1922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直白地寫道：「就這樣結束了。我就像往常那樣輕鬆地離開……但我很消沉，彷彿嚥下了毒藥，你為啥變得這樣了，可愛的生命？就這樣你不讓我回家吃飯。我是死亡之宴的第六位客人（阿赫瑪托娃的詩句，寫下又劃掉了），所有五個人都為我、缺席的一個而乾杯，但我似乎任何時候都死不了。」

註明寫於1923年的詩篇《新年敘事詩》，在聚在桌子旁慶祝新年的朋友中間傳閱時，馬上響起了不祥的調子：

為何我的指頭像浸在血中，  
葡萄酒在毒液中燃燒着？  
接着是一系列的祝酒詞。首先是主人為俄羅斯的土地而乾杯，他們死後都葬在那裡。另一位朋友為阿赫瑪托娃的詩作乾杯，「我們大家靠這活着！」但第三位客人：  
而第三個看來一無所知，  
這時候他離開了亮光，  
彷彿用我的思想去答覆：  
「我們應該為他乾一杯，  
他不曾和我們在一起。」

與普寧的關係發展得很熱絡，但遠不能說穩固。日記記錄着情緒的變化，有時候阿赫瑪托娃對待他讓他感到兩人的關係已瀕於破裂；以後，事情很清楚，關係不會破裂，他一本正經地寫道：「我不能想像有比生活讓我們此離更糟的事了。」不過，即使處於他與阿赫瑪托娃激情的頂峰，普寧仍需要加利姬並為自己的舉措深感內疚。就在他和妻子到巴甫洛夫斯克小住數天時，他在日記中寫道：「就因為這，最痛苦的事情——接受她，而最可怕的——折磨她，我既在做前者又在做後者。」

如果說阿赫瑪托娃面對普寧的妻子抱有歉意的話，她對此一直深藏不露。有別的事情讓她有理由內疚。1923年她似乎特別不安，普寧把這歸結於她常在公共假日感到的孤獨。但最後阿赫瑪托娃承認，她近來與前夫希利伊科一起，作了對不起他的事情。然後她哭了，「我會原諒她嗎？」普寧的反應很溫和，也許反映出他無權裁決她，不過，關心她的不忠對他意味着：「我知道你曾經對不起我，我知道你將會對不起我，但我不會拿這種可以出賣的愛情來愛你。」

普寧對阿赫瑪托娃未來可能發生的不忠猜中了。僅在數天後，即1923年1月17日，他們打算去看齊默爾曼的劇目《霍萬希納》，但阿赫瑪托娃在行將外出時改變了主意。普寧看出她不想透露自己的新計劃，心裡不免生疑。他來到劇院，買到戲票，很快就注意到阿赫瑪托娃坐在第八排。晚上他陪她回家，阿赫瑪托娃把她的行為歸之於自己受到的屈辱。她發現和阿爾圖爾·盧里埃同居時後者背叛她的新證據。儘管乍聽起來有點牽強，但情況極有可能是，就像她的不安全感導致她繼續依賴那些傷害她的男人一樣，她的驚天同樣源自她的這個不安全感。翌日清晨她離開了普寧，後者知道她找齊默爾曼去了，並意識到決裂已迫在眉睫。或者有什麼在操縱她的行為。普寧記錄說：「她說得很對，如果她真的愛我，生活中沒有任何方式可以改變它。她不愛我。是的，不愛我。」然後他以驚人的公正反思說：「似乎她有同樣的權利認為我不愛她——保護家庭，那算什麼愛？」

還有一次，普寧陪她到劇院，大概是聽瓦格勒的《齊格弗烈德》，他們來到劇院後才發現演的是她不愛看的《奧涅金》，但她仍進劇院去了，普寧又不免生疑。他準確地猜到地形諸變色的激動是因為與齊默爾曼有約會。他抑制不住對齊默爾曼的妒火：「如果我贏了，我能得到什麼？如果剝奪了她的痛苦，我獲得了什麼？前一段時間真的失去了她……難道留給我的一切，僅僅看得見這個愛在茁壯成長？甚至無須動一下手指？現在我看見了，沒有結論……我明白，這一切對加利姬是多麼痛苦。」

(四)《阿赫瑪托娃傳》第七章

# 太陽不見了

□韋 婭

太陽總是紅着臉兒  
像弟弟一樣愛冒險  
從東山跑到西天  
然後 閃進森林  
剎地一下 不見了

變成一團金色的火焰

太陽總是暖暖的  
斯斯文文 悠悠閑閑  
像待嫁的姐姐有點靦腆  
然後 飛入小朋友的夢中  
繪一幅明亮的畫卷

可現在 太陽總在躲閃  
窗外只有 灰濛濛的雲天

和陰沉沉雨簾  
還有土地的乾涸 與  
洪水的氾濫  
那飛揚的火山灰 還在盤旋  
哽咽的亞馬遜河流  
垂下頭 不再發言

太陽不見了  
就像故事書裡的一個懸念  
天空矮了  
太陽遠了  
我坐在教室裡  
有點兒傷感  
有點兒 孤單

